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陳紀五

起玄默執徐盡闕
逢敦牂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太建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為左僕射
中書監王勸為右僕射 己巳齊主祀南郊 庚午
上享太廟 辛未齊主贈琅邪王儼為楚恭哀帝以
慰太后心又以儼妃李氏為楚帝后 二月癸酉周
遣大將軍昌城公深聘於突厥司賓李除小賓部賀
遂禮聘於齊深護之子也 己卯齊以衛菩薩為太
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為尚書左僕射

乙酉封皇子叔卿爲建安王 庚寅齊以尚書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初胡太后旣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爲太后爲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爲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

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旣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踈之衛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翼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

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帝令宦者何臬以御刀斫之臬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并柱國比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

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將多不自安侯龍恩爲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卯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爲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冢宰雍州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牧齊公憲素爲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齋璽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以宇文孝伯爲車騎大將軍與主執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

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誨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爲右侍上士出入卧內預聞機務孝伯爲人沈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帝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迴爲太師柱國竇熾爲太傅李穆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陸通爲大司馬柱國辛威爲大司寇趙公招爲大司空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

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
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
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灋應如是豈有年三十
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
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
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
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
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
直性浮詭貪很意望大冢宰旣不得殊怏怏更請爲
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
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 夏四月周遣工
部成公建小禮部辛彥之聘於齊 庚寅周追尊略
陽公爲孝閔皇帝 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贇爲太子
大赦 五月癸卯王勣卒 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
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罵曰多
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
馬處分趙令伯與吾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
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
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
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

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臣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爲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彊鄧侯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爲開府儀同三司梁充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灑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榘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

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
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珽又見
帝請問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
以爲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
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
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
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執事不果而止家藏
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
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
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
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
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
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
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
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貫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
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開
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恒伽祖珽使二千石郎
邢祖信簿錄光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
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
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之

一百挺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爲
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
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
拔伏恩乘驃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
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
伏恩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
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
以盛滿爲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
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
伏護世達世遷世辨世酋皆死周王聞光死爲之大
赦祖契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
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珽求爲領軍齊主許
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爲領
軍因言契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
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謹
以實告之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爲朋
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爲鄭
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衡摠知騎兵
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侍出
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

比 秋七月遣使如周 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任城王湝爲右丞相馮翊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徒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大司徒 齊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 辛未周使司城中大夫杜杲來聘上謂之曰若欲合從圖齊宜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元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爲昭儀又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

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己丑齊以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爲右僕射 癸巳齊主如晉陽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辛亥大赦 冬十月庚午周詔江陵所虜克官口者悉免爲民 辛未周遣小匠師楊騶等來聘 周綏德公陸通卒 乙酉上享太廟 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爲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

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畏而惡之令萱
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
枕席器玩莫非珍竒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
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
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爲右皇后
以胡氏爲左皇后 十一月庚戌周主行如羌橋集
長安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言以趙
公招爲大司馬壬申周主如斜谷集長安以西諸軍
都督已上頒賜有差丙戌還宮 庚寅周主游道會
苑以上善殿壯麗焚之 十二月辛巳周主祀南郊

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
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
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灋不可以
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
爲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
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
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
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迹屏氣殺生與奪唯意所欲
乙巳周以柱國曰弘爲大司空 乙卯周主享太
廟 是歲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面立

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尔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耨但可汗之子爲步離可汗居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絲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爲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神武公竇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於帝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疆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爲念帝深納之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爲右僕射

戊寅齊以南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恟知外

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

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

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

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王每羣臣旦參帝常

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

急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

朝夕宴私唯事譖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

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

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 庚辰齊遣崔象來聘

辛巳上祀南郊甲午享太廟二月辛丑祀明堂

乙巳齊立右皇后穆氏爲皇后穆后母名輕霄本穆氏之婢也面有黥字后旣以陸令萱爲母穆提婆爲外家號令萱曰太姬太姬者齊皇后母號也視一品班在長公主上由是不復問輕霄輕霄自療面欲求見后太姬使禁掌之竟不得見齊王頗好文學丙午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克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博陵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同判館事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覽 甲寅周太子贇巡省西土 乙卯齊以北平王堅錄尚書事 丁巳齊主如晉陽 壬戌周遣司會侯莫陳凱等聘於齊

庚辰齊王還鄴 三月己卯周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周王詔曰在德不在瑞 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灋旣出歷陽 夏四月己亥周主享太廟 癸卯前

巴州刺史魯廣達與齊師戰於大峴破之 戊申齊
以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安德王
延宗爲太尉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宏陽
王趙彥深爲司空 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
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爲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
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文季靈洗之子
也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
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
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
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

軍救歷陽庚申黃灑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
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
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弟往爲秦涇刺史悉
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
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
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
之同於蒿箭前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
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
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瑒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
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

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爲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旣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辛酉戰于呂梁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鼓弓未發摩訶遙擲銃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宐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譙太守徐擾克石梁城五月已

已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曼克廬江城歷
陽窘蹙乞降黃灋蕤緩之則又拒守灋蕤怒帥卒急
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灋
蕤禁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 丁丑周以柱
國侯莫陳瓊爲大宗伯榮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司寇
江陵摠管陸騰爲大司空瓊崇之弟也 己卯齊比
高唐郡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灋蕤徙鎮歷陽乙
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內史任
忠軍于東關克之東西二城進克蕪城戊子又克蕪
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帝以秦郡吳

明徹之鄉里詔具大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
鄉人榮之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
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
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
輩爲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
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知其事連提
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
於近習欲引后黨爲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爲侍中
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
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

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
王子冲不問珽日以益踈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
陸令萱令萱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
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
之比來觀之大是姦臣人寔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
長鸞檢案長鸞素惡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
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
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栢閣珽坐不
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爲尚
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孝言韶之
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爲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
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
陳請孝言氣色揚揚以爲已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
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
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
等共構祖珽逐而代之 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
勇以邛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
曲齊主忌之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其
所親尉相願問之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長恭未應
相願曰豈非以邛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

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四十二
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爲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相願曰王前既有功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齊主遣使醜殺之 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澠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沐陽郡並弃城走 壬子周皇孫衍生 齊主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以高阿那肱爲司徒 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馬湛陀克新蔡城 丙辰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王紘聘於周

癸亥黃灋蕪克合州吳明徹進攻仁州甲子克之

治明堂 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騫將兵

二萬救齊昌出自巴蘄遇西陽太守汝南周炅炅晉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太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弃城走周炅克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

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戾敬泰等克晉
州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
頭城甲戌齊安城降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
子城 壬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
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
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官官實當
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
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
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
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

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運迴之弟子也帝嘗問萬
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
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
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
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
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官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
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癸未沈君理卒 壬辰晦
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冬十月甲午郭默城降
巳亥以特進領國子祭酒周弘正爲尚書右僕射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爲侍讀帝甚重之

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爲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効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爲已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爲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臾節度且道路小人出相驚恐以爲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庾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摠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宐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老集合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貲產癸卯遂如晉陽吳

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

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左丞李嗣徐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閒雅喜怒不形於色疆記內敕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

歔歔不能仰視爭爲之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爲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帝即大喜酣飲鼓舞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丁未齊遣兵萬人至潁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倉陵又破之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

通鑑卷三十一
四百八
除尚書令丙辰詔以壽陽復爲豫州以黃城爲司州
以明徹爲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
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
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
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
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潭旣爲征西大將軍合州
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
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
己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以廣達爲北徐州刺
史鎮其地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

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
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
皆驚走旣而復結陳向城珽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
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謂其必
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
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
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
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
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揔方伯之任
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邁長弘之青

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
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
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陵爲之啓上十二月
壬辰朔并熊曇朗等首皆還其親屬瑒瘞琳於八公
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塲間道奔齊別議迎葬尋
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齊贈琳開
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給輜輶車以葬
之 癸巳周主集羣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高坐辨
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 乙未譙城降
乙巳立皇子叔明爲空都王叔獻爲河東王 壬

午任忠克霍州詔徵安州刺史周炅入朝初梁定州
刺史田龍升以城降詔仍舊任及炅入朝龍升以江
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景安將兵應之
詔以炅爲江北道大都督搃衆軍以討龍升斬之景
安退走盡復江北之地 是歲突厥求昏于齊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周齊公憲等七人進爵爲王
己巳周主享太廟乙亥耕籍田 壬午上享太廟甲
申廣陵金城降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乙未齊
主還鄴 丁酉周紀國公賢等六人進爵爲王 辛
亥上耕籍田 齊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本高氏養

子驍勇得邊鎮人心齊主使嬖臣斫骨光弁至州光
弁不禮於思好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側之惡進
軍至陽曲自號大丞相武衛將軍趙海在晉陽掌兵
倉猝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帝聞變使尚書令唐邕
等馳之晉陽辛丑帝勒兵繼進未至思好軍敗投水
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
至於盡先是有人告思好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
奏言是人誣告貴臣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
誅告者弟伏訴闕下求贈官長鸞不爲通丁未齊主
還鄴甲寅以唐邕爲錄尚書事 乙卯周主如雲陽

宮 丙辰周大赦 庚申周叱奴太后有疾三月辛
酉周主還長安癸酉太后殂帝居倚廬朝夕進一溢
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命太子摠釐庶政衛王直諧
齊王憲於帝曰憲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帝曰吾與齊
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祖括髮汝當愧之何
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它
人 夏四月乙卯齊遣侍中薛孤康買帛於周且會
葬勅齊世祖爲胡后造珠裙袴所費不可勝計爲火
所焚至是齊主復爲穆后營之使商胡齋錦綵三萬
與帛使偕往市珠周人不與齊主竟自造之及穆后

愛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與齊主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 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周主跣行至陵所辛酉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庚午齊大赦 齊人恐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以備之 丙子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悉除之 六月壬辰周弘正卒 壬子周更鑄五行

大布錢一當十與布泉並行 戊午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 秋七月庚申周主如雲陽以右宮正尉遲運兼司武與薛公長孫覽輔太子守長安初帝取衛王直第為東宮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如意者末取廢陟岷寺欲居之齊王憲謂直曰弟子孫多此無乃褊小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子孫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對衆撻之直積怨憤因帝在外遂作亂乙酉帥其黨襲肅章門長孫覽懼奔詣帝所尉遲運偶在門中直兵奄至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不得入縱火焚門運恐

火盡直黨得進取宮中材木及牀榻以益火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帥晉守兵因其退而擊之直大敗帥百餘騎奔荊州戊子帝還長安八月辛卯擒直廢爲庶人囚於別宮尋殺之以尉遲運爲大將軍賜賚甚厚丙申周主復如雲陽 癸丑齊主如晉陽 甲辰齊以高勣爲尚書右僕射 九月庚申周主如同州 冬十月丙申周遣御正弘農楊尚希禮部盧愷來聘愷柔之子也 甲寅周主如蒲州丙辰如同州十一月甲戌還長安 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爲右僕射度支尚書孔奐爲吏部尚

書瑒冲之子也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鑒精敏不受請託事無疑滯人皆悅服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屢諷有司求爲三公奐曰袞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以白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喜爲殘虐嘗出行見婦人抱兒奪以飼狗婦人號哭綽怒以兒血塗婦人縱狗使食之常云我學文宣伯之爲人齊主聞之鎖詣行在至而宥之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三二

升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
噓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
大有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疾之是歲出爲
齊州刺史將發使人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濫不可
赦帝不忍明誅使寵胡何猥薩與之手搏搯而殺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起崩蒙協治盡柔
兆浚灘凡二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上

太建七年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癸酉周主如同

州 乙亥左衛將軍樊毅克潼州 齊主還鄴 辛

巳上祀北郊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戊申樊毅

克下邳高柵等六城 齊主言語澁訥不喜見朝士

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

錄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

泰之餘以爲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至直萬匹競爲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
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
照作寒則以湯爲泥鑿晉陽西山爲大像一夜然油
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
以爲脩德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
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
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又寫築西鄙諸城使
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關寵任陸令萱穆提
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顓陳德
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

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爲姦諂蠹政害民襍畧頭劉
佻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
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
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
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
有鬪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幸朝夕娛侍左右
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旣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
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富商大
賈競爲貪縱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
邊鎮益儲待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

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日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功窮雖敵有豐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

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寔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

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
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
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安還崇鄰好申其盟約
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
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
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
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
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三月丙
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釁 丙寅周主
還長安 夏四月甲午上享太廟 監豫州陳桃根

得青牛獻之詔遣還民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
百首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庚子齊以中書監陽休
之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壬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
爲左僕射 甲戌齊主如晉陽 秋七月丙辰周主
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次女相竒偉畿伯下大夫長安
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
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莫如
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
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
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陳無不破丁卯周主還長安先

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諛謀伐齊又遣納言
盧韞乘駟三詣安州摠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之知
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
齊以柱國陳王純榮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爲
前三軍摠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招爲後
三軍摠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寧
公薛迥將舟師二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芮帥衆
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
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諛盟之兄孫震武之子也
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氏建國於今

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
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
所見出於汾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
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斐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
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
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疆齊弱我治齊亂
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有不
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
策周主皆不從宏泉之弟也壬午周主帥衆六萬直
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八月

癸卯周遣使來聘 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縱火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傳伏自永橋夜入中澗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澗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傳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于翼李

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弃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庚辰齊以趙彥深為司徒斛阿列羅為司空 閏月車騎大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彭城壬辰敗齊兵數萬於呂梁 甲午周主如同州 冬十月己巳立皇子叔齊為新蔡王叔文為晉熙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以王瑒為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吳郡陸繕為右僕射 庚午周主還長安

八年春正月癸未周主如同州辛卯如河東涑川甲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六
十三
午復還同州 甲寅齊大赦 乙卯齊主還鄴 二

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上開府

儀同大將軍王軌宮正宇文孝伯從行軍中節度皆

委二人太子仰成而已 齊括雜戶女未嫁者悉集

有隱匿者家長坐死 壬申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

徹為司空 三月壬寅周主還長安夏四月乙卯復

如同州 己未上享太廟 尚書左僕射王瑒卒

五月壬辰周主還長安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辛亥周主享太廟 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

江惔為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奭奭謂

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官竊有

所難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奭奏曰江

惔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惔如臣愚

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曰即如卿言誰

當居此奭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

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郭王泰之子不宜為太子

詹事奭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前

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惔為詹事惔數之曾孫

也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為左僕射帝欲以孔奭

代繕詔已出太子沮之而止更以晉陵太守王克為

右僕射項之摠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
女太子亟微行遊摠家上怒免摠官 周利州刺史

紀王康驕矜無度繕脩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
止之康殺融丙辰賜康死 丁巳周主如雲陽庚申

齊宣陽王趙彥深卒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以溫
謹著稱既卒朝貴典機密者唯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餘皆嬖倖也孝卿羌舉之子

比於餘人差不貪穢 秋八月乙卯周主還長安

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宮尹鄭譯王端等
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

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

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

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儼

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

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

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

餘兒豈不堪立邪乃敕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

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脩飾由是過惡不上

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

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太子

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
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爲憂帝以問
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旣退軌讓弼曰
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
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
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
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
宐後軌因內宴上壽將帝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
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
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
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
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
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
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市曰皇太子非社稷主
晉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
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以軌等言爲然但
漢王贇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 丁卯以
司空吳明徹爲南兖州刺史 齊主如晉陽營邯鄲
宮 九月戊戌以皇子叔彪爲淮南王 周主謂羣
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

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見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灑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楊堅爲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

臺左丞張延雋公直勒敏儲侍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于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馬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諡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肯嬰城拒守相貴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

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
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
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執帥衆應之未明周將
北海段文振杖樂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
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
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
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二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
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
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
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

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
公椿屯鷄栖原伐柏爲菴以立營椿廣之第也癸酉
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
軍上鷄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
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
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
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
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安定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
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

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
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
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
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
紘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
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
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為後拒
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
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
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

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
衆皆震懼梁士彥愴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
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
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
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遙為平陽聲援齊人作
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救且
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
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
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
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

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摠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右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

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上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統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

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粱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
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
捨此安之馬足 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
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
城兵亦不動至尊宐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
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
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
間委弃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
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
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勲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

陽取皇后服御禕翟等至是遇於中塗齊主為按轡
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
主持周主須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
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
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
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
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為我守之遂帥諸將
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
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
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四
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爲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餘衆保洛女砦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爲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乙卯齊主詔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

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摠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見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卽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

餘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爲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邕官至錄尚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摠

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詢稟邕自以宿舊習事爲孝卿所輕意甚鬱鬱及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官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爲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干子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爲將帥敬顯登文之子也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

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甌石以禦敵已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干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逐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得

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爲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旣捷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柰

何弃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免段
暢等又盛言城内空虚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
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
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
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
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於
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為司徒延宗初稱尊
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潛曰至尊出奔宗
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潛曰我
人臣何容受此啓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

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
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
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
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

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

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主孝珩
請使任城王潛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
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

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宐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旣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貲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勣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宦官儀同三司荀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豕縱鷹犬搏噬取之勣執以狗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勣曰子溢

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勣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勣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摠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恐懼

莫有關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勸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